

光緒永嘉縣志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八

藝文志五

集部上 別集上 宋 元 明上

班固有詩賦畧凡五種而未立集部之名其賦分爲四
未審厥旨唐修隋書集區三種唐志仍之宋增文史爲
類四明去楚詞仍爲類三而與隋唐志又復不同今參
酌諸史定爲四類曰別集曰總集曰文史曰詩餘楚詞
卽總集之權輿不復別出亦竊取明志之意也

隱清堂集

乾隆府志
清作情誤

宋朱聳撰

合山游集

乾隆府志

宋朱聳撰

雍正通志萬厓府志乾隆縣志並誤題朱贊

乾隆府志朱聳隱於

江北合山作合山游數千言有隱靖堂集

浮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又虞通考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

並載周行己集十九卷蓋合前後集計之今存八卷武英殿擺印重輯本

宋周行己撰

直齋書錄解題浮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祕書省正字永嘉周行己恭叔撰十

七入太學有盛名師事程伊川元祐六年進士為太學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為館職復出作縣永嘉學問所從出也鄉人至今稱周博士集序林越撰言為祕書郎則不然先祖妣先生之第三女先君子其自出也故知其本末所居謝池坊有浮泚書院四庫全書總目浮泚集八卷宋周行己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行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宋史藝文志載周行己集十九卷正合前後兩集之數而又別出周博士集十卷

已相抵牾萬縣温州府志又稱行己集凡三十卷更參
錯不符考振孫之祖母即行己之第三女振孫所記當
必不誤宋史及温州志均傳謬也行己早從伊川程子
游傳其緒論實開永嘉學派之先則發為文章明白信
實粹然爲儒者之言固有由也且行己之學雖出程氏
而與曾鞏黃庭堅晁說之秦觀李之儀左譽諸人皆相
倡和於蘇軾亦極傾軋絕不立洛蜀門戶之見故耳濡
目染詩文亦皆嫻雅有法尤講學家所難能矣集久失
傳今從永樂大典所傳蒐羅排比共得八卷較之原編十幾得五尚足見其大凡也

周博士文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宋元學案作三十卷蓋合浮沚集計之

宋周行己撰

劉左史文集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作五卷誤遜學齋藏鈔本同治癸酉新刊本

宋劉安節撰

留元剛序元祐紹聖間程先生講道伊洛東南之士多從之遊而爲永嘉倡者太學

博士周公起居郎給事口中二劉公也嗟夫人不可不知學學不可不知道世之口先王行市人者其誰曰不知

學哉學而不知道文字章句之間聲音笑貌之末外浮
而內不實言出而行不逮非學也假學以文姦飾學以
欺人者也是其自謀寵利與之俱汨爾禍福得喪之衡
安有所存者耶夷考三公之出處時右新學違而之他
甘心擯黜曾是師伊川為苟賤者鄒志完於講張旁出
之時挂蔡京於焰勢方張之日不移不泐何特能爾講
學之功大矣不然以位達以文名前後相望也而學者
於三公則阿遺像而矜式誦空言而則倣亦反其本而
已矣葉適題後按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游趙太學
者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劉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
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為四方學者
敬服者也紹興末州始祠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先
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
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
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達志開道蔚為之前豈非
俊豪先學之士也哉然百餘年間緒言遺論稍已墜失
而吾僑後陋不及識知者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
為之勤重玩繹之歟四庫全書總目是集不知何人
所編前有留元剛序標題雖稱劉左史集而其文始終
以周子劉安上與安節並稱謂之三先生又無言其氣

節而無一字及文集莫之詳也其編次頗無法首以奏議次以表次以疏狀是矣而以功德疏入之疏狀則爲失倫又以應酬諸啟冠墓銘之前又次以祭文青詞冠經義論策之前則顛倒尤甚終以漁樵問對其名與世傳邵子書同核其文亦皆相合不知何人編入集中案留元剛叙爲二劉集合刻所稱周博士乃周行己非周孚也其末所附漁樵問對非安節撰蓋編集者誤入耳

劉給諫文集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總目並作劉給事集萬麻府志作劉元禮

文集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四卷誤

宋劉安上撰

四庫全書總目據薛嘉言作安上行狀稱其有詩五百首制誥雜文三十卷篇帙頗

富然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劉安上集實止五卷與此本相合蓋兵燬之餘後人掇拾而成非其原本矣宋史藝

文志作四卷則當由刊本奸誘以五爲四耳

歸去來集

萬麻府志

永嘉縣志

卷二十八

書

身

三

宋戴述撰

周行已戴明仲墓誌銘明仲中元符三年進士第調婺州東陽縣主簿州徙君監銀冶君

以去辭弗獲因慨然賦歸去來詩十首以自見投檄而去

敬亭文集

舊府志

宋鮑若雨撰

永嘉百題詩集

千頃堂書目

宋仰忻撰

竹軒雜著十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國史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存六卷遜學齋藏鈔本

宋林季仲撰

四庫全書總目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季仲以趙鼎薦入朝奏疏沮和議得罪仲熊叔

豹季卿其弟也皆知名今案集中與趙僕射書有相公過聽引而置諸朝鹿鹿三年茂有報稱之語與趙鼎薦

引之說合惟沮和議一疏已不見於集中其得罪貶謫之事遂略而弗顯集中又有祭德和弟察和弟諸文據

所云同祖所出兄弟八人者知其兄弟甚多而仲熊叔豹之名亦已不可復考然宋史趙鼎傳稱鼎之再相嘗奏言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是季仲在紹興中實負清流重望故集中劄子雖所存無幾而多力持正論深切時弊之言其趙鼎南遷以後所與簡牘數篇無不反覆慰藉詞意諄摯交道之篤尤可槩見又庚溪詩話稱季仲頗喜爲詩語佳而意新今觀所作雖邊幅稍狹已近江湖一派而筆力挺拔其清雋亦可喜也集本十五卷世久失傳論宋代人物者或不能知其姓氏今從永樂大典中搜緝編綴釐爲詩二卷文四卷用存其概且爲略考本末附著於此俾不至無聞於後焉

張忠簡文集

萬曆府志

宋張闡撰

薛右史遺編十卷

良齋恨語集

宋薛徵言撰

子季宣書後先君右史遺編手澤二策先兄將仕手鈔一策使事錄二策議和奏草

永嘉縣志

卷二十八

藝文

集部

四

一卷遺表一篇哀成一編通行狀爲十卷不天幼失怙
侍初先君下世當素相檜柄國伯父司封爲君行狀雖
書法不隱於事不敢加詳先兄集錄遺書懼爲家族之
禍如議和劄子請岳相飛書之類皆別資藏貯有待而
出某不能知也不幸先兄蚤世某罪大惡深徒知寶藏
已錄之書不意尙多遺落旋歸自蜀始能徧閱家書於
棄紙中得前書手澤一策及議和奏草亦先君手
澤書首已不可見雖號天白痛計無所及矣大懼先君
之烈由我而墜於是會爲一帙以便子孫之藏且待太
史之求編諸墳典初君授南劍州司法光堯壽聖太上
皇帝幸臨浦丞相趙公鼎以中司扈從君以書見丞相
乃讀而懷之曰公以諫臣望鼎鼎何辭焉卽席而言及
於聖學丞相盛稱上在戎馬猶不廢讀資治通鑑君曰
是固聖上美事然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信能監古今
之治亂而行天下大幸丞相愕曰久矣鼎之不聞是言
也留坐而語不知屢前其席明年丞相簽書西府首薦
君以國士登對論君子小人之事議建方鎮以安邊鄙
皆略蒙施用時上春秋鼎盛儲嗣未立君首陳大計頗
見開納同里婁公寅亮爲監察御史聞而繼之其言尤
勁大略謂本朝傳國十帝而大統三絕太祖有國而太

宗享之天意人心未必不爲是也上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朕之所師也是故擇後之議不及於太宗諸孫皇上之後太宗實根諸此君自以爲言之不若婁也常寫其章而自誦之方計議樞庭常攝戶部郎事禁省須錢四百萬泛用君執奏稱旨用是有湖南之行衛承阻饑君畱上供漕粟賑濟全活巨億計盜賊以清王太尉瓊討楊么君知王不知舟楫間事上奏委瓊邊塞時岳相以偏將成洪吉君一見知其人表飛可清湖湘後成敗如君策君之在都司也獄有父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有司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君駿之以爲子之弑父盜論曲直况父入子家非人家盜出困窮子之孝養何在抵以大逆議者然之議與屬秦相陰植黨與凡議論異己者皆斥去之君一再言不從因不復論秦不知其異故自趙丞相以下皆出而君獨留丞相之行送者惟君與郎官二輩丞相欲論秦一周上事君以義止之丞相行舉手而戲曰鼎行如公盜復留此君徐應之曰未可量也秦聞頗悅召君致謝君曰趙丞相於某厚爲之謀安敢不忠故秦不復疑及侍從旅對榻前君列其非是因面疏秦曰偷安固位於相君私計則便然以虜賊臣辱君父忘宗廟之大恥於心安乎與之

廷辨移晷困得疾以歸自作遺占猶詆秦計甚斥君常
喜道清心省事約己便民二句及上斯奏首論及之舊
事右史終有致事遺表恩澤秦因沮壞成法更爲新制
君之大節蓋如此其它細務在它人爲可稱於君爲不
足道者皆不復著嗚呼先君逝矣夔夔孤子獨季宣在
何修何事可以繼志承先惟有收拾遺書裨補行狀之
闕昭晰始終之節差可以無媿抑嘗問司馬文正之簡
呂由庚曰子孫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今日不錄申
史院則先公事業遂泯矣又嘗聞李繫爲泌家傳其
間不無溢美後世既疑其妄先人實事因併疑之子孫
之愛先人政不當如此是則先人之志不可以不發事
之詳略不可以一豪加也故某書此續諸行狀遺編之
後俾後之觀者得以互見焉二書
已詳則不復敘隆興元年正月

遺編別錄

良齋浪語集

宋薛徽言撰子季宣敘孤某既次先君右史文筆集錄
遺編思其未能備詳求諸細帙又得遇事
勤書及癸丑續記一策續記多記奏雜稿行草相間往
往斤削塗竄不可盡識字字尋繹始頭可通去其複重

鈔其切要之語編諸書未嘗以爲遺編別錄俟其它求而得將以備後錄云嗚呼先君之言亦少詳矣方其以道屈信於呂趙張秦數相之間其立朝誠節見諸事業者遺編行狀固已略舉至於先君出處交承師友之際所以切磨麗澤相期於三代之道者別錄見爲多焉某罪逆至深先君遺書求不能蚤不知續記之類其亡幾何悔不可追矣願惟不敏奉先君之餘業兢兢栗栗惟恐失墜如臨絕壑而無憑依繼述之方知以遺書從事而已而今而後其能免夫後之子孫觀此先作無志乃祖之烈以時次其家集毋若我之不孝焉負罪而書不悟連茹之丹臆也

何逢原文集二十卷

梅谿後集

宋何逢原撰王十朋何提刑墓誌銘公善屬文清峻遺麗雖倉猝應用必自己出不剽竊前人語

尤長於詩
有晉宋味

管見集十卷

水心集

宋陳鵬飛撰

羅浮集二卷

水心集輿地紀勝續文獻通考並作十卷

宋陳鵬飛撰

輿地紀勝廣南東路惠州官吏陳鵬飛以言事請死惠州有羅浮集十卷

鄭景望集三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

宋鄭伯熊撰

周必大跋鄭景望詩卷言道學者薄詞章近世則然景望龍圖通經篤行見許儒宗

而其詩句乃綽有晉唐名勝之遺風胸中所養亦可知矣自其云亡不特永嘉學者深惜之中外士大夫皆惜之而予以舊友官僚尤惜之 淳熙十二年十月

鄭景望雜著

陳亮龍川集

宋鄭伯熊撰

陳亮序尚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平時所與其徒考論古

今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窮日夜不厭又欲鋟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己以呂申

公范直夫爲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爲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孟者也是直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翫骸之文不根之論是某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卽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於後余永康陳亮也

江湖集

宋元學案

宋吳松年撰松年字公叔表臣子也少年工於文時以爲有孫覲汪藻之風與王忠文鄭文肅艾軒東萊諸公

善

詩詞襍著

良齋浪語集

宋劉愈撰

歸愚翁集二十六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

文善系志

卷二十一

藝文

集部

七

宋鄭伯英撰葉適序余嘗歎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更五六十年閉塞經史滅絕理義天下以
佞諛鄙淺成俗豈惟聖賢之常道隱民彝併喪矣於斯
時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焉力行
爲後生率非瓌傑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鄭公是已蓋其
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恂恂少而
德成經爲人師深厚悃惓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
不關於廟廟而景元俊健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
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
苟爲祿仕者也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
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
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
年不復任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
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己爲幸而
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爲己責故也豈不悲哉自
二鄭公後儒踵接而永嘉爲多然皆兄弟事景元方其家
居得朋友通共有無並坐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
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
腑不規倣衆作也夫孔翠鸞鳳矜其華彩顧影自耀爲
世珍借是旣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靈

對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術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
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荆溪林下偶談永嘉鄭數文大
儒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負氣尚義之
士也登甲科爲第四名以母老不肯仕宦奉岳祠養母
不出者二十年紹興未上中興急務書十篇極言秦檜
之罪文亦豪傑浩博諸公忌而畏之孝廟朝無人爲提
拔景元亦不屑求用晚自號歸愚翁有歸愚集其壻蔡
行之帥閩爲之鋟版三山永嘉稱數文爲大鄭公景元
爲小鄭公一時
英俊皆推尊之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三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宋藝文志補

遜學齋藏鈔本
同治壬申刊本

宋薛季宣撰

姪孫薛師旦序乾道以來六十年間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

世獨以未見爲恨蓋叔祖常州得歲四十所爲文雖富而猶有未脫稊者先叔建安簿云早世其孤又幼篋中書因祕不復啟頃華文曹太傅持節東川嘗取劄及簡牘等刊於蜀矣而亦憾不得其全書師旦自外府丞

出守臨汝至既數月事稍閒因令師石弟從其家發篋
書詮次得三十有五卷而鈔諸梓此獨篋中所存者耳
遺軼尚多焉夫學之爲道循本至末由粗入精必正心
誠意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雖灑掃應對而道存焉未
嘗可離爲二也儒者不作眩高者驚於空無故言道而
不及物循實者囿於名數故言物而不及道二者歧分
則學不足以應世用而反爲儒者累嗟乎古今常有之
理孔孟非有二說顧在人宏而用之何如耳叔祖常州
好學夙成高明縝密於書無不讀必略短而取長於事
無不悟必通今而據古每以口耳之習爲學者之戒凡
有得於殘篇斷簡必參驗訂審不至於理融不已也其
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然惟以進賢去不肖爲務奉
使淮堧首正姦欺之罪而以忠實報上出守茗雲抗論
經總制錢非法不忍重爲民困卒以不合而歸則死矣
蓋叔祖之學有根有葉有源有流本末精粗內外如一
不變今不泥古措之事業無非實學實理也其古所謂
儒者歟觀先生之文可以繁見矣寶慶二年八月
安孫衣言敘南北宋間吾鄉學派元豐九先生昌之鄭
敷文薛右史廣之敷文之學出於胡文定公安國師法雖不同而
生之傳右史之學出於胡文定公安國師法雖不同而

導原伊雒流派則故其學類皆通經學古可施於世
用永嘉經制之儒所以能綜經義治事之全者諸先生
為之導也敷文之學沒而無傳石史之學傳於其子良
齋先生益稽覈攷索以求制作之原甄綜道藝究極微
眇遂卓然自為一家其沒也止齋陳先生實傳其學其
為先生行狀有曰公治事惟謹宅心惟平其燕私坐必
危然立必巖然其寡欲信於家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
無以逾衆人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
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按研採獲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
遂司馬之制務通於今止齋之言如此於虛可謂盛
歟自止齋沒而先生之緒絕而弗續元明以來晦蝕益
甚遺書雖流傳未絕儒者幾不能舉其凡目舊學衰息
甚可痛也至我朝勃興文治之盛超邁前古於是姚
江黃氏兩全氏脩定宋元兩朝學案始表章吾鄉學
術列為五派而以先生及止齋為永嘉諸儒之宗然先
生遺書存於世者自書古文訓外更無梓本故綴學之
士猶不能孳索綜貫以探經制之精先生之學明而未
孰此非儒者之不幸歟乾嘉以來鉅儒輩出而性理經
術各守其家法不相段借漢宋之間蓋斷斷如也某曩
在京師與方聞之士論當時門戶之弊常以為欲綜漢

宋之長而通其區畛者莫如以永嘉之學嘗欲勿集鄉
先哲遺文廣爲傳播以昌厥緒而未逮也既而東南大
亂承學之士日卽於蕪陬而達官貴人有以武功起家
者遂奮其私臆之論以爲勝朝流寇之禍本於姚江道
咸以來粵匪之亂出於乾嘉之經學鄉曲之士眩惑其
說莫知所適從今相國合肥李公有憂之以爲此邪說
之說而荒蕪之原也思欲刊布儒先遺書以救其敝衣
言頌官江東賤牘之暇輒以先生遺集爲精相國覽而
善之遂捐俸屬桂鄉亭觀察刊之金陵書局而以其版
歸衣言使浙中學士大夫得讀先生之遺集而世之有
志於永嘉之學者亦有所津逮則相國是舉也實古今
學術升降之樞鎖豈徒吾鄉先哲之幸哉是集宋寶慶
間先生從孫師旦編定刊行於世明以來印本殆絕今
所據以校刊者錢唐丁大令丙所藏明鈔殘本及朱宗
丞學勤所藏舊鈔本也刊既成謹述先生學業傳授之
略與相國嘉惠來學之意以詔讀者同治壬申十二月
晚復與朱子呂祖謙等相往來多所商榷然朱子喜談
心性而季宣則兼重事功所見微異其後陳傳良葉適
等遂相祖述而永嘉之學遂別爲一沂蓋周行已開其

源。而季宣導其流也。其歷官所至。調輯兵民。興除利弊。皆約有成績。在講學之家。可稱有體有用者矣。平生著書甚夥。有古文周易古詩說。書古文訓。春秋指要。論語直解。小學諸書。自古文訓以外。今多亡佚。其中庸大學解及考。正握奇經。則今尙載於集中。蓋季宣學問最爲淹雅。自六經諸史。天官地理。兵農樂律。鄉遂司馬之法。以至於隱書小說名物象數之細靡不搜採研貫。故其持論明瞭。考古詳核。不必依傍儒先餘緒。而立說精確。卓然自成一家。於詩則頗工七言。極蹕厲縱橫之致。

許右府涉齋詩集三十卷

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千頃堂書目作二十卷四庫全書總

目存十八卷遜學齋藏鈔本

涉齋課藁九卷

宋史藝文志

宋許及之撰

孫衣言跋許深甫涉齋集十八卷四庫全書據永樂大典舊題許綸考定爲及之

作援据甚確而疑及之初名綸其後更名或史未及詳今按集中有綸子以筠名齋詩又有與盧次夔直學投贈詩云盧之父有師法方訓長孫鑄而次夔近釋子屈致教參孫發蒙綸繹皆從系旁蓋以偏旁聯名則綸固

及之子也宋元人編輯文集往往但題某官某先生集而繫編者姓名於其次此集必許綸所編明人錄詩時未及深考因以爲編作而校脩四庫書者亦沿其說耳四庫書目言宋藝文志涉齋集三十卷涉齋課稿九卷焦竑經籍志許右府涉齋集三十卷今摭拾殘牘編爲十八卷蓋視藝文志所載已佚其半然在南宋吾鄉諸先輩中傳詩之多亦無過於深父者矣四庫書目又言其爲詩辨香王安石氣體高亮遠過江湖詩派之刻畫瑣碎今按其所作七言古詩用意妙遠者幾非後人所能驟然領略其他古詩亦皆排算峭厲在南宋詩人中當爲健者不但超越江湖一派惟近體詩篇幅淺狹殊之深意則所謂下筆稍易者耳此集僅有四庫本今年予在京師居南橫街同年袁筱鵬學士所與翁叔平庶子同巷偶屬庶子覓鄉先生集庶子以此集見示蓋法時帆祭酒詩翁所藏四庫副本既命友人錄副復爲校勘所疑者仍以歸之庶子深父依附韓平原宋史所載類爲可醜然頗記周密齊東野語言趙師宰許及之語婿正人如徐子宜陳止齋薛象先陳壽南輩皆遭貶斥而深父乃反擢官至知樞密院則附託實所不免意文

士急功近利亦如柳子厚之於王叔文特宋史言之太甚耳予以其爲鄉先生書甚喜得之而其詩用功之深尤有令予不能漠然者然則文字之託亦惡可已哉同治七年八月臨清舟中書

北征紀行詩集

東歐續集

宋許及之撰

溫州經籍志此集蓋涉齋紹熙四年使金時所作永樂大典本涉齋集十六十七十

入三卷所載七言絕句紀北方驛程者凡數十篇蓋卽此集內詩

合齋集十六卷

萬曆府志集上有文字今從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國史經籍志

宋王相撰

真德秀跋王祕監文集云嘉定初元公入爲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又遷少蓬兼史

事某始以校文侍公於禮闈既又再侍於太學補試所未幾周旋道山羣玉閒公時年六十五六鬚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粹然語笑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雷茂潛及某在茂潛極言職吏之害謂當舉行舊典黜隸沒入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竊旼公有若微哂者頃之茂潛退某獨留從容請曰鄉者之言得無

未合理道願幸教我公笑曰二公俱盛年不當顯持一
切之論時雖未盡悟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覲過
江諸賢議論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汙
習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蔡諸人不得
借此以網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真有前輩風流而
恨前者言之易也因思更化初方大治權臣支黨公獨
懇懇以泰道包荒爲言益與前說指意略同使公得位
與時盡行所志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爲國家元
氣之助奈何一斥不復而死隨之吁可嘆已紹定己丑
屏伏山樊公之子倫以所刊家集來示反復盡卷追憶
道山對語時距今二十有二載矣驚歲月之不啻嘖典
刑之益遠愴然久之輒用筆於篇末庶覽者不獨知公
之文且有以識公之志云 劉克莊跋義理至伊洛文
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名人之作皆以窮巧
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澹平粹不待窮巧極麗亦
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
憲稽阮之服山濤也蓋其言議

王祕監集四卷

萬厯府志乾隆縣志集上並有詩
字今從首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宋王相撰葉適王木叔詩序初木叔仕二十餘年未嘗取以歸家人更請詰不暇顧也其在天台與錢丞相象祖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委一州聽所爲素介無私昵語錢公尤嚴憚故雖當國不敢以驟用累之觀集中送錢郎中被召諸篇大意可見矣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鬪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易菴文集

續文獻通考

宋陳謙撰葉適陳公墓誌銘初隆興乾道中浙東儒學特盛以名字擅海內數十人惟公才最高其

在易菴集

文最勝

薛文節文集

雍正通志萬麻府志乾隆縣志並作文節公集

宋薛叔似撰

宋史本傳載叔似諡恭翼有橐二十卷萬姓統譜作諡文節萬麻府志則云諡文節

改恭翼所載文集亦無卷數

水心先生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

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志無拾遺四庫全書總目作二十九卷
卷遜學齋藏明正統
戊辰黎諒重編二十九卷本重刊黎編本乾隆乙亥温州
本刊

宋葉適撰

門人大梁趙汝諡序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

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
明堂入清廟黻冕崇麗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化如驪
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
益周典孔籍之與不傳左册馬書之妙不續詩迄韋張
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
世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趨之騁馳以其力雕鏤以
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於文而道益
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
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
萬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緯文人之文也以事爲

經以法爲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爲緯聖哲之
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成也
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澌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
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是果專在筆墨閒乎
集起淳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
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
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
世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鄉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
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其意深矣此
先生之志也明泰和王直序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
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究道德之
微故爲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
作者尤衆葉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蓋
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
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爲文而已也觀其議論
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
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閒可以隆國體濟
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
已豈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于斯道甚大時栗
唱道學之說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

書天子論栗叡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
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辨如此今去已遠而
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宇公允蚤得先生
之文讀之固已起敬慕然恨不得見其全及爲處州
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敘
等作八百餘篇手自離校分爲二十九卷鏤梓以傳而
屬直爲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待序而
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分之所當爲上之人所督責猶
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
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
足以有爲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前之諸
公有以繼後之爲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尙賢與善之
意厚矣是可嘉也故爲序而道之景泰二年三月
貢黎諒序余幼時先君東皋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
場標準集授諒謂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
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七
缺脫落有不可讀者嘗募求全雋竟不可得及余領鄉
薦授官栢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溫之瑞安
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者問或得一二篇或
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葉學士文集曰水

心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
一集十七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錄其各集中所作劄狀
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餘篇編集彙
次分爲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
水心先生文集繡梓以永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
中字義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
而正之正統十三年戊辰國朝雷鉉序余甲戌校士
至東甌乃得水心先生文集而讀之歎其峻潔醇雅足
爲學者程式惜缺十之二三蓋其後裔僅守此殘編也
久矣余屬郡學博王君執玉愆患重刊從武林藏書家
覓全本以補綴之越一年余再至則劖削已竣校讎亦
審爰進學者而語之曰讀先生文非徒學其文也其學
爲有用之學而非無本而然探源於經訓沿流於史籍
而切靡於師友近則陳止齋遠則朱文公往復辨析資
陶冶焉以陳同甫之豪氣心折於文公與先生則先生
之本末可思矣其事功之大者在贊趙汝愚請嘉王代
光宗執喪而宗社獲安事出非常以一言爲國家定大
計惜乎不克竟其用也當先生爲太學博士時上疏論
林栗言朱子非是蓋義理素明而氣足以勝之故其發
爲文章不可磨滅如此其贈答碑版亦有牽率應酬之

作讀先生文又當知其大者也其後裔竭力襄事無邊
前人光彌當思所踵武且是集流播遠邇聞風興起其
裨益更曷有涯哉乾隆乙亥年季秋朱椿序葉水心
先生文集趙氏郡齋讀書附志載二十八卷馬氏通考
二十八卷外載有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今所存二十
九卷則明正統間章貢黎氏另爲蒐輯編次以傳之者
其拾遺別集是否彙而爲一舊本失傳無從考正先生
裔孫賓上守其先集肄業東山書院黎本二十九卷又
復佚去二三乾隆甲戌學使者副都御史益化雷公按
部至甌搜求先賢遺集從書院得之惜其殘闕命教授
王君執玉於錢唐吳氏購得全書謀重梓焉郡之俊髦
及葉氏後人咸歡然出貲相俵未克竣工教授因太守
俞侯以請曰東山書院荷公樂育久每自解俸錢佐膏
火有羨倘移爲繕梓費用成厥功卽令板藏院中俾諸
生誦有本之學發爲文章不可磨滅庶幾一動足一啟
口皆知於身心性命間然求其向方而不致舛然入
於不可知之域非特爲文字楷模而已也一郡成人小
子以是望公久矣余欣然從之曰是余之素志也夫書
成丐余爲序爰述重鐫之緣起以爲多士勗若夫先生
立朝之本末文章之根柢學使雷公言之矣余何辭焉

乾隆乙亥仲冬

水心先生別集十六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國史經籍志作十七卷誤遜學齋藏鈔本

同治辛未新刊本

宋葉適撰

自敘淳熙乙巳余將自姑蘇入都私念明天子方早夜求治而今日之治其條目纒悉至

多非言之盡不能知非知之盡不能行也萬一由此僞下列於朝恐或有所問質輒藁屬四十餘篇既而獲對孝宗至光宗初又應詔條六事然無復詰難遂匿藏不出矣慶元巳未始得異疾六年不自分生死筆墨之道竅嘉泰甲子若稍蘇而未愈也取而讀之恍然不啻如隔世事嗟乎余既沈痼且老不勝先人之喪懼卽殞滅而此書雖與一世之論絕異然其上考前世與壞之變接乎今日利害之實未嘗特立意見創爲新說也惜其粗有益於治道因稍比次而繫二疏於後他日以授案宓焉十月日龍泉葉適直齋書錄解題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吏部侍郎永嘉葉適正則撰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外集者前九卷爲制科

進卷後六卷號外藁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
贖兵慈溪黃氏曰抄水心別集水心論治之書也別
集後總又其救世之策也極論本朝兵以多而弱財以
多而乏任法而不任人一事以上盡出專制而天下之
勢至牽縮而不可爲爲之激烈憤痛開闔數萬言蓋能
言之士莫之能尙也然論治猶未善論已壞之證易而
求必效之方難水心始論厯詆本朝先正大臣無一知
治體而要其究極乃謂不能如秦之強始論必欲取幽
燕守關塞然後可以立國而要其究極乃欲於東南一
隅更裂兩淮江南荆湖而授之人始論欲盡省養兵之
費以寬民而要其究極乃欲買官田召民租佃如私家
以贖兵食買官田果必效之方否耶世降俗漓法密文
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羣也顧欲
官買田而民佃之耶今觀水心先以温州一郡爲準欲
繞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中計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
五扛以養兵二千七百二十二人官吏卒掌之者七十
六人鄉官及保甲督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
出納期會下至至箕茗帚之費無不會計曲盡水心自
謂可以永免擾民矣然今世官取斛而往往倍正斛是
温州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入之半也其奈何今

世納官租之費石不下三數貫是既盡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資納也其奈何今世吏卒催租辦犬爲盡徒虧官額以飽私囊是三十里倍錢納租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且虧官也其奈何且其立法之細亦多難久者如監官廳予月支錢二貫二貫果足以贍其養者乎催租甲頭歲支穀一扛一扛果足以資其勞者乎鄉子三十名無請給無請給而有家食官作者乎大抵人情之於剝民如蚊蠹吮血苟有其隙不約胥會所謂監官一員必且增監門必且增計面必且以譏察提督江湖乞丐之靡必且干勢要挾闔書求爲司門求爲厥口求爲催租官况於吏卒何可預防數之一者必且增而十數之十者必且增而百况其私取何能預限官租之贏既倍而吏卒之擾又煩正恐佃戶逃而追業主業主逃而追親屬不將繞城三十里地荒民散四境亦蕭然矣水心乃曰所行止傳城而數百千里不預聞焉豈但思其利而不暇思其害者乎景定五年甲子

賢良進卷八卷

季滄葦藏書目碑經室外集作
四卷德清陸氏儀顧堂藏鈔本

宋葉適撰

阮元碑經室外集賢良進卷四卷宋寶文閣
學士龍泉葉適撰宋人賢良進卷甚多如孫

深賢良進卷十卷錢公輔賢良進卷十卷均載郡齋讀
書志而適書獨不存唯前明葉盛菴竹堂書目經濟門
有葉正則賢良進卷二册卽此書也萬厯温州府志載
水心文集之外有制科進卷九卷外臺六卷故黃震讀
文集日抄於適正集外復著水心文集其篇目摘要與
此卷脗合按宋史孝宗本紀淳熙十一年六月詔在內
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在
外守臣監司不限科舉年分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一人適此卷卽於其時所進蓋適抱匡時之用故初
年論對卽以經世之說進且觀其上西府書及執政薦
士書所舉陳傅良以下三十四人如劉清之陸九淵章
穎呂祖謙楊簡項安世皆一時賢俊洵屬有心當世之
士卽以文體而論亦筆力橫肆足以振刷浮靡唯持論
閒有不純如陳振孫譏其所作習學記言懇詆百家而
篤信子華子推崇之以爲真黃震亦辨其行官田不能
無害則跽駁處正復不免故朱子亦嘗移書與之辨論
文體至日抄推爲別集以爲論治之書極論天下之勢
牽縮而不可爲閭閻數萬言蓋能言之士莫能尙也

水心文粹

策場標準集

黎諒水心
文集跋

宋葉適撰

温州經籍志二書蓋皆宋時所行水心文選本皆並未見標準則似書肆采別集中文編

之以射利者又宋末麗水吳思齋有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見宋景濂吳思齋傳季滄葦藏書目亦載水心文鈔二本注云宋鈔今亦未見傳本國朝淳安方彛如別有水心文鈔一十卷餘姚盧文弨敘相鄉葉良球爲刻之有跋其書傳本甚夥今不著於錄

王誠叟文集

萬厯府志

宋王綽撰

岷隱文集

萬厯府志

宋戴溪撰

轉菴集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宋潘檉撰

梅磻詩話水心先生序其詩集言德久十五六詩律已就永嘉言詩皆本德久讀書評文

藝文集部

七

得古人深慮舉進士不中第用父賞授右職爲閤門舍人萬姓統譜潘樞平生喜爲詩下筆立成聲名藉甚人莫能倚永嘉言唐詩自樞始

周會卿文集

詩集

萬縣志

宋周學古撰

葉適序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久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常閉門里巷不相識居謝池坊窟山宅水自成深致知者獨輩行舊人爾宗夷遺余家什零落十數紙恨早失怙收次不多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約然桃李能限斷哉

覆甌集

水心文集

宋薛仲庚撰

葉適序初薛子長從余貢院崇德愛其靜而敏文過於流輩而已未渠怪也來姑蘇

對門出老翁賦續通鑒論始駭然異之蓋神馬汗血尾鬣不掉而行流無疆累名駁數百豈得望塵焉自魏晉曹陸江左顏任唐陳李宋黃秦晁張皆莫進也然亦有疑而未忍言至錢塘仙林復出土風論則疑逾甚自爾

子長歲必一再過余闕或見他文必爲之慙慙歎息然猶未忍言也及余往長沙而子長死未忍言者終不言矣悲夫悲夫是余之罪也夫或謂子長負絕世筆墨而區區名第乃不與常人比故多怒譏誠然哉子長自護若處女常葢食水飲欲利不掛絲髮奚取慕而以是動其心殆見事太明量人太盡而然歟雖然使讀者剖幽析微深刺踰髓渠不開其智洞前燭後瞭至日月渠不新其學長鋪廣引浩絕河漢渠不起其辨規賢矩聖皎逾雪霜渠不範其廉其有益於世固多矣又曹陸以下不能掛其藩也

山民集三卷

萬厓府志作天民集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俱無集名今從東甌詩集影宋鈔永嘉四

靈詩本

宋徐照撰

温州經籍志此本較顧氏南宋羣賢小集所刊芳蘭軒集多詩一百四十三首惟第三卷

樂府末宋本尙有缺葉又周密絕妙好詞選靈暉詞三闕靈暉別無詞集疑亦編增樂府之後又水心文集徐師屋廣行家集定價三百詩云徐照名齊賈浪仙未多詩卷少人看惜錢嫌貴不催買忽到雞林要倍難據此

是靈暉詩集其家有單

刊本今則久無傳帙

芳蘭軒集一卷

千頃堂書目宋史藝文志補並作詩五卷今從四庫全書總目顧脩南宋羣賢小集

刊本

宋徐照撰

四庫全書總目照與徐璣翁卷趙師秀號曰永嘉四靈嘗自號曰山民故其集又曰山民

集陳振孫書錄解題獨稱照自號天民未知何據葉適作照墓誌稱其詩數百琢思尤奇皆橫絕傲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踣慘慄肯首吟嘆不能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所以推獎之者甚至照集原本三卷此本祇一卷不知何人所併又從瀛奎律髓得詩六首東甌詩集得詩二首東甌續集得詩一首併爲補遺附之於後焉

徐璣集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影宋鈔永嘉四靈詩本

宋徐璣撰

温州經籍志書錄解題載其集二卷余家所藏永嘉四靈詩本屢存上卷以校顧刻二卷

亭集得遺詩五十九篇又顧本有而此缺者二十九篇互相茵補共存詩一百六十三篇所佚蓋不多矣

泉山詩稿一卷

東廌詩集屬鶻宋詩紀事並作泉山集今從宋史藝文志雍正通志萬厯府志別載

泉山集
三卷 誤

宋徐璣撰

二薇亭集一卷

千頃堂書目宋史藝文志補並作詩四卷今從四庫全書總目宋元詩會載璣官建安主簿

宋徐璣撰

四庫全書總目宋元詩會載璣官建安主簿龍游丞武當長泰令嘉定七年卒年五十九

而陳振孫書錄解題則曰四人者惟師秀嘗登科改官意謂三人皆未嘗出仕曹學佺亦謂二徐皆隱居不仕今觀此卷中璣有監造御茶五言古詩蓋爲主簿時作其贈趙師秀詩一首則陳振孫所言偶然失考學佺又誤有移官南浦一首則陳振孫所言偶然失考學佺又誤因之也書錄解題載璣集一卷與此本相符其名二薇亭集則通考未載或亦偶遺也屬鶻宋詩紀事載璣又

有泉山集今未之見或東廌詩集所載爲泉山集中數

永嘉縣志

卷二十八

藝文

集部

九

趙師秀集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宋趙師秀撰

天樂堂集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宋趙師秀撰

清苑齋詩集四卷

千頃堂書目宋史藝文志補並無集字四庫全書總目無詩字今從宋元名家

詩集本南宋羣賢小集本一卷與四庫同

宋趙師秀撰

四庫全書總目其詩亦學晚唐然大抵多得於武功一派專以鍊句爲工而句法又

以鍊字爲要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師秀集二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今皆未見此本僅一卷而題曰清苑齋集

未審爲卽天樂堂集之別名否屬鸚鵡宋詩紀事稱秀有清苑齋集有天樂堂集分爲二種而所錄皆此集之詩

則鸚鵡亦未見天樂堂集矣古書散佚闕所不知可也

瓜廬詩一卷

東甌詩集作瓜廬集今從四庫全書總目江湖羣賢小集本

宋薛師石撰

趙汝回序晉宋詩稱陶謝唐稱韋杜當其時人人皆工詩詩非不盛也而四人者獨

首稱豈非侯鯖爽口不若不致之羹鄭聲悅耳不若遺

音之瑟哉唐風不競派沿江西此道蝕滅盡矣永嘉徐

照翁卷徐璣趙師秀乃始以開元元和和作者自期冶擇

涿鍊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水心先生既

噴噴歎賞之於是四靈之名天下莫不聞而瓜廬翁薛

景石每與聚吟獨主古淡融狹為廣夷錢為素神悟意

到自然清空如秋天迴潔風過而成聲雲出而成文閒

謂四靈君為姚賈吾於陶謝章杜何如也夫古詩三百

不過比興然上下數千年閒騷人文士望而知其難擬

之而弗似矣四靈陋晚唐而不為語不驚人不止而後

生常則其步趨警欬揚揚以晚唐誇人此人所不悟也

然則景石脫穎而出自成一家真知幾之士哉景石名

家子多讀書通八陣八門之變乃心物外至忘形骸築

廬會昌湖西灌瓜貼樹菊醇擊鮮日為文會論切閭析

恐不人死矣死後人無遠近爭致其詩其子弟手鈔

不能給於是相與刻之嗚呼使景石健至今詩又止是
乎嘉熙元年清明日趙希邁序青門隱趣也隱而廬
焉趣成矣景石悟簡恬於羣動續雅正於千古聲調所
寄不假斧鑿世評其詩如陶彭澤梅都官蓋人品同所
發者自不能異也諸兒既廣篇帙流播海內且各以功
名文字自見期昌翁詩景石亡猶生矣世固有瓊瑤之
音迭出源源之脈隨泯者生猶其七乎此予於瓜廬編
加敬而後之劉植踐竊歎古今知之賢與否而定去取之目則
垂後者蓋不特文字言語間也陶靖節之潔操絕俗杜
所重之忠怡愛君李太白樂天皆先頌其人而後及
工部之忠怡愛君李太白樂天皆先頌其人而後及
其詩若瓜廬耕鋤於會昌湖上隱然古君子融液羣書
於世味澹無所羨故於詩多肥遯之辭舒性情之正得
象外之趣酌繩尺之嚴想其人晉宋人也讀其詩止於
唐可乎交道寥落無所統盟拊卷重感嘉熙二年立夏
日王汝跋余蚤游東嘉於瓜廬君投分最密是集成千
銓次非晤語所及則書題所緘奇也掩卷俛仰遂成千
古悲哉然君最愛劉長卿詩余一日偶問姚賈如何則
曰某自愛此何論姚賈後十年復過之則手翻口誦一
以杜老爲師矣且時時爲余言詩惟恐其不空遠空易

到遠難及余酒然識其所謂今是集所編大槩趣極澹
意極元句法極精妥霜松雪柏雖不以葩卉自命然虬
枝直上勢摩霄漢人不得不仰而視也信矣其名家哉
余猶記其游雁山有半洞容于佛諸峰共一雲石橋有
泉涌龍頻躍山靈鳥不來之句而是編乃獨逸何邪暇
日更當從越東閣評之曹幽題曰予讀四靈詩愛其
澹而不枯淡而有味及觀瓜廬詩則清而又清淡而益
淡始看若易而意味深長自成一家不入四靈隊也蓋
四靈詩雖擺脫塵滓然其或仕或客未免與世接猶未
純乎淡也若瓜廬則終身隱約不求人知其所爲詩若
澹音淡泊自有餘韻其分數又高矣此水心先生之所
稱賞而諸靈之所推遜而待以別席也瓜廬沒後其詩
始出而求者益衆平生所爲詩不多其子峻輩始收拾
僅得幾篇旋鉞諸板以應好事者之求峻以明經進士
爲常德郡博士亦喜吟哦工字畫雅
有父風而出處異矣涓祐丙午夏五

蒲江詩彙

孫應時
燭湖集

宋盧祖皋撰

孫應時居東嘉廬申之妙年取進士第辭藻逸發如水涌山出見予於吳中不鄙定

交申之喜爲樂府余曰不如詩之愈也中之卽大肆其
力於詩居三年寄蒲江詩一編讀之郁然其春若時禽
之高下而衆芳之雜襲也麗然其秋若風霜之清高而
山川之寥廓也澹兮如幽人處士自足於塵垢之外儼
兮如王孫公子相命於禮樂之間也窈兮其思之深悠
兮其味之長也蓋申之不愜其意不止非餘子碌碌新
今作者神交而力角之不愜其意不止非餘子碌碌新
有詩聲者比也申之猶以質於余余固未嘗工詩而何
以進申之於此哉雖然詩至於是可以止矣作詩正如
飲酒所以養人勿以病人詩所以足性勿以害性老
坡所謂可寓意不可留意者也或曰子曩力進申之於
詩今之言不疑於相戾乎曰惟申之知予可言而言子
慮弗

潛山集

浣川集

宋婁鑄撰山集若干卷孤穀所纂次也君詩用元祐律
雖繪組故事以就聲韻而高睨物表自爲開闔不失情
性之正其他文倫紀條通勸戒森列往往有益世教若

駢麗則吾集中居大半割製揉合理義默貫然則君之
文無弼細非苟應俗者此朋友所以悲君生五十二年
而湮泊以死也

浣川集十八卷

千頃堂書目國史經籍志萬厯府志作戴
博士集四庫全書總目存十卷遜學齋藏

本鈔

宋戴栩撰

四庫全書總目浣川蓋其罷官後所自號因
以名集也外閒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採

掇編次釐爲十卷栩與徐照徐璣翁卷趙紫芝等同里
故其詩派去四靈爲近然其命詞琢句多以鏤刻爲工
與四靈之專主清瘦者氣格稍殊至其文章法度則本
爲葉適之弟子一一守其師傳故研鍊生新與水心集
尤爲酷似

漁屋集

江湖後集

宋劉植撰植字成道安上曾孫

溫州經籍志劉成道號
漁屋薛仲止嘗爲作漁

屋詩見雲泉詩其集宋以來久無傳帙永樂大典本江湖後集存詩二十四首王成安薛瓜廬墓誌數永嘉之作唐詩者成道亦其一今存詩雖不多而清詞雋語猶足見四靈詩派

周子靜集

萬厓府志

宋周端朝撰

潛室文集

萬厓府志

宋陳埴撰

東閣吟藁

江湖後集本 雍正通志萬厓府志乾隆縣志並作趙幾道詩集

宋趙汝回撰

萬姓統譜 趙汝回名重一時苦吟興致高邁自成一家溫州經籍志王成安薛瓜

廬墓誌銘以東閣爲四靈派然其作瓜廬雲泉兩詩敘於四靈頗致不滿江湖後集所錄詩凡三十一篇其古詩九篇奇警清逸非復晚唐格調亦足徵其非專學四靈詩者也

盧柳南小簡一卷

百川書志遜學齋藏羣公小簡鈔本

宋盧方春撰

四庫全書總目羣公小簡六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成化乙未徐傳序稱序蘇文

忠方秋崖趙清曠盧柳南孫仲益五先生之所著溫州經籍志盧柳南小簡七十三首刻在嘉靖壬辰慎獨齋所刊羣公小簡第四卷皆瑣屑酬應書劄語多淺俗蓋宋元間書肆所編刻也後又附二十六首據原注本趙清曠小簡因其體似盧作遂移入此卷殊無確據疑亦書賈所爲矣

開治堂集七十二卷

萬厯府志云亦曰居業集

宋戴仔撰

柳塘集

萬厯府志

宋潘希白撰

萬姓統譜潘希白蚤學詩於趙汝回旣而與樂府駢儷俱著稱於時卜築柳塘一時

文會名流咸集

永嘉縣志

卷二十八

藝文

集部

三

李宗禹雜稿

萬麻府志

宋李君錫撰

雲泉詩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江
湖羣賢小集本

宋薛嵎撰

趙汝回序近世論詩有選體有唐體唐之晚
為崑體本朝有江西體江西起於變崑崑不

足道也而江西以力勝少涵泳之旨獨選體近古然無
律詩故唐詩最著世之病唐詩者謂其短近不過景物
無一言及理此大不然詩有不托物而理未有出於物
之外古人句在此而意在彼今觀三百篇大抵鳥獸草
木之間不可以是譬也而人之於詩其心術之邪正志
趣之高下氣習之厚薄隨其所作無不呈露如少陵之
詩而得其為忠太白之詩蘊藉而得其為豪郊島之詩寒苦
而其器必隘韋白之詩蘊藉而其情必遠自然而然初
非因想而生見者昔坡公論六家書謂小人書字雖工
而其神情終有肝睢側媚之態非獨作字為然雖文皆
然也故作詩貴識體尤在養性不養性則無本不識體
別無法永嘉自四靈為唐詩一時水心首見賞異四人

之體畧同而道暉紫芝其山林閨閣之氣各不能揜雲泉薛君仲止以詩名於時本用唐體而物與理稱更成一家其入蕭散之際自有繩尺始而色其貌若生久而旨其味益洽恬靜不求本於天性未易以矯揉學者雖其詩未足以盡其人然必有是詩讀者當自得於言語之外云洎祐己酉五月日溫州經籍志雲泉詩凡詩二百七十餘篇其詩派出於四靈然在同時諸家獨爲後出故王松臺瓜廬墓誌未舉其名今集中所存詩多與宋飲冰劉荆山趙東閣潘漁莊諸人酬酢並永嘉勝流也

耕樂集

萬厓府志

宋薛嵎撰

清醒小稿

萬厓府志

宋薛嵎撰

北山稿

萬厓府志乾隆縣志作北山游集

永嘉縣志

卷二十八

藝文

集部

書

宋王臺撰

峴窗浪語

江湖後集

宋盛烈撰

盛烈事蹟舊府縣志無攷惟江湖後集載其詩十六首爲永嘉人

飲冰集十四卷

東甌詩集作飲冰詩集萬姓統譜作飲冰文集今從雍正通志

宋宋慶之撰

萬姓統譜宋慶之學廣聞多文辭典贈有數百篇清新閒遠得風雅之趣

石室文集

續文獻通考

宋林一龍撰

人齋存稿

萬厓府志

宋胡一桂撰

和樵集

東甌詩集作元人誤

宋謝雋伯撰東甌詩集雋伯字長文永嘉鶴陽人號階山

薛象峰詩集二卷

元史藝文志作薛漢詩集元詩選作宗海集今從潘是仁宋元名家詩集

宋薛漢撰

元詩選魯子翬誌其墓稱其詩律書楷嚴積有法而慎怒不矜非雅交莫克知也

存稿萬曆府志

元宋眉年撰

天隱集

續文獻通考

元繆圭一撰

寄情稿

千頃堂書目元詩選三集元史藝文志作寄情集雍正通志乾隆府縣志並作寄亭集

元陳秀民撰

温州經籍志秀民嘗仕張氏遂居嘉興千頃堂書目以爲嘉興人非也寄情臺明以

來久無著錄然元詩選三集采其詩三十九首又似從原集選錄者或天壤內尙有傳本也

獨叟集

雍正通志

元曹睿撰

列朝詩集睿字新民壯年游浙西詩文皆清新

茶齋齋集

雍正通志萬厯府志

元高守奎撰

石渠集

千頃堂書目元詩選三集作石渠居士集

元張天英撰

元詩選天英遊浙西多居吳下與玉山主人相友善凡有所作必郵寄草堂玉山稱

其放肆爲詩章尤善古樂府皆馳驟二李間自號石渠居士

素軒集一卷

元史藝文志

元鄭洪撰

靜志居詩話鄭君舉詩一卷曹侍郎古休藏本侍郎題是永嘉人而鮮于伯幾書趙子固

水仙卷稱元貞二年正月同餘杭盛元臣三衢鄭君舉觀於因學齋初疑君舉乃三衢人然考周立初來鶴詩

有永嘉鄭洪君舉之作見鶴林
類集則君舉爲永嘉人無疑

寫懷存稿千頃堂書目

元劉清撰

潘正卿文集

萬厓府志

元潘養頤撰

竹齋小稿

千頃堂書目

明項昕撰

載良抱一翁傳翁喜辭章善音律所著有竹齋小稿

栗齋集

千頃堂書目東嘉先哲錄作栗齋文集萬厓府志作詩集

明林溫撰宋濂林伯恭詩集序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

永嘉縣志

卷二十八

藝文 集部

三

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期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
雲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嶽融峙而物變激植於下。
千態萬狀。沈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絕特
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
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藉是氣之靈。彼局乎一
才。滯乎一藝。雖欲捷騁橫鶩。以迫於前人。前之而愈却。
培之而愈低。幾何不墮於鄙陋之歸。此濂於伯恭之詩
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
閭實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內。自時厥
後。學益加脩。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厥佐省憲。二府正
色直言。百王畏懼。時出奇計。剪三逆。暨如烹狐兔。則其
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沈鬱頓
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鐘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
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閱呈珍獻。異可
欣。可愕。精神爲之震眩。濂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
而著形者。豈非然耶。豈非然耶。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
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
隻字。闕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
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爲
清新者。竟競摹倣之。濂每謂人曰。誤江南學于者。此詩

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

夷齋集

千頃堂書目

明林常撰常字伯庸溫弟兄俱以詩名仕本府教授

菜薹集

千頃堂書目

明余堯臣撰

列朝詩集余左司堯臣早以文學著客居會稽無意仕進於越之桐桂里治圃結茅

署曰菜薹已而入吳居北郭與高啟張羽爲北郭十友卽所謂十才子也吳亡之後與楊基徐賁同被徵謫濠

洪武二年放還授新鄭丞

玉雪臺集

千頃堂書目

明王份撰份字仲質事跡無攷

壺山行雲集

千頃堂書目 雍正通志 萬厯府志

明劉南金撰

蓮塘集

千頃堂書目 雍正通志 萬厯府志 乾隆縣志

明王齋撰

齋自撰壙誌 年二十執詩經登蒼巖先生榜 諸大家文讀之與鄉中諸老高公應文陳公叔晉孔公

正夫陳公子上相與切磋所著文彙四十卷詩彙十卷

見瑞安王氏錄本案齋舊志作淵誤

靜菴集八卷

程敏政明文衡

明黃性撰

楊士奇黃公神道碑銘公字思恭自幼穎悟 讀書必尋究大義十五鄉長老試所業命賦

新竹大見賞異聞居潛心載籍喜爲詩不事雕琢以理勝

雪溪集

千頃堂書目

明陳敏撰敏字允政居柘溪洪武丁卯舉人仕至山西

行太僕寺少卿見黃介菴集

雲菴詩集

黃介菴集

明徐懷玉撰懷玉字文玉洪武庚午舉人仕至建寧府

訓導

梅窗稿

黃介菴集

明金原祺撰原祺名祺以字行洪武癸酉舉人官教授

陸紀善

愚莊集一卷

千頃堂書目
國史經籍志

明潘文奎撰

萬姓通譜文奎字景昭宣德初由左春坊
司直郎陞府同知清慎寬厚有豈弟之德

永嘉縣志

卷二十八

五

其文章詞翰爲當時所重修國史
七秉文衛陞福建布政司參議

竹菴集

黃介菴集

明吳亨撰

自怡集

黃介菴集

明陳銓撰

黃淮思菴處士陳公墓誌銘銓字叔權思菴其叔號也從時鳴張先生學涉獵經史尤精

算數法墓年欲脫畧塵累築別墅於泰清鄉放情泉石閒遇有所得形諸歌詠

黃文簡公介菴集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作十一卷今從刻本翰林院儲明槧本遜學齋

藏影明寫本並缺四卷

明黃淮撰

溫州經籍志黃文簡介菴集首三卷爲退直稿皆永樂間在都作卷三至七缺卷八至十

三爲歸田稿皆宣德六年乞休後作卷十四至十五爲入覲稿則宣德壬子文簡父性卒賜葬詣闕謝時作至

永樂十二年文簡以漢王高煦諸繫獄
十年其間所作詩詞則別爲省愆集

省愆集二卷

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千
頃堂書目選學齋藏明槧本

明黃淮撰自敘惟我太宗文皇帝設內閣以處之俾職論

思典內外制參預機要而臣淮猥以未學忝與列焉永

樂已丑車駕巡狩北京今上皇帝居春宮監國臣淮借

二三輔臣承朝命俾侍左右癸巳再巡狩亦如之受命

兢惕不遑夙夜誓竭駑鈍圖惟報稱然而質素愚戇以

故處事乖方有不副上意旨者明年秋逮詣北京自分

當被顯辟乃復蒙恩矜恤但真之獄俾自省過一何幸

也在獄踰十年懲艾之餘他無所事凡觸於目而感於

心者一皆形於詩甲辰秋伏遇今上皇帝卽位覃恩肆

赦臣淮獲全喘息復從諸大夫後退食之暇紬釋腹藁

得詩賦詞曲台若干篇彙次成帙名之曰省愆集志不

忘也嗚呼先儒論詩以爲窮而後工近古以來苦李白

杜甫柳子厚劉禹錫諸名公其述作皆盛於困頓鬱抑

之餘至今膾炙人口淮也才不逮古人處困日久而固

圖禁且嚴目不覩編簡手不親筆札口不接賓客之談

舊學日益耗落氣愈昏而趣愈卑志愈窮而辭愈拙深
可愧也然而篇什所載或追想平昔見聞以鋪張朝廷
盛美或懷恩戀闕以致願報之私或顧望咨嗟以興庭
闈之念至於逢時遇景遣興怡神一皆出於至情蓋亦
不可廢也是用藏之巾笥以貽子孫俾覽者知予處困
之大畧工拙云乎哉是年九月朔日介菴居士黃淮序
廬陵楊士奇題曰讀吾友少保黃公永樂中所作省
愆詩集至於一再益幾於痛定思痛不能不歎流涕
於往事焉初太宗皇帝將巡北京召吏部尚書兼詹事
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
讀黃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諭之曰居
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
輔監國必付房玄齡汝等宜識朕此意敬共無怠四臣
皆拜稽受命其後凡下聖書諭朕務必四臣與聞時仁
宗皇帝在東宮所以禮遇四臣甚厚而支度有留京邸
潛志奪嫡者日夜窺伺閒隙從而張虛駕妄以為監國
之過又結嬖近助於內頹上聖明終不免為或然為宮
者胥僚慄慄跪數見頌繫雖四臣不免或淡旬或累月
惟淮一滯十年蓋鄒孟氏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夫莫
之致而至君子何容心哉亦反求諸己耳此省愆之所

以著志也嗟乎四臣者今寔黃二公及予幸尚在去險
卽聲皆二聖之賜而古人安不忘危之戒君子反躬修
省之誠在吾徒不可一日而忽之也故謹書於集後以
歸黃公亦以自儆云耳宣德癸丑四月溫州經籍志
此集皆文簡永樂十二年以漢王高煦譖繫獄十年獄
中所作詩文上卷爲賦二首及四言五言七言古詩長
短句五言律詩下卷爲七言律詩排律五言六言七言
絕句而以詞二十四闕附焉陳敬宗作墓誌述此集止
云詩蓋撮舉
其多者耳

挂笏軒集

千頃堂
書目

明劉觀撰

劉編修文集

黃介
菴集

明劉現撰

黃淮後序右詩文集凡若干卷余友劉君朝
紳所撰也朝紳卒之又明年其伯氏朝縉來

典京闈文衡

既竣事謁余官舍因出詩集徵余序余童
年時與靖安教諭徐君叔鉉暨朝紳相繼入邑庠爲弟

子員年均而志同氣合而情篤朝夕聚處未嘗違離披
經閱史交相問難必求至當每一文之成轉相傳誦是
是非非具道其實切磋琢磨之益固不少矣閒於燈窗
論及出處大節朝紳昌言曰他日宦遊四方苟得同官
同事誠爲至幸蓋不敢必也未幾叔鉉由鄉貢除教職
余亦竊祿於朝遐想朝紳之言慨然興歎洪武庚辰春
策賜天下士子余忝充彌封官朝紳對策合格除翰林
編修余亦以是年轉翰林侍書獲遂疇昔之願然所恨
者叔鉉先已物故不得與此樂耳余不自揆竊與朝紳
相期以遠大事業孰謂朝紳嬰疾而歸遂成永訣今所
存者徒託空言而已良可悲夫雖然人生世間窮通壽
夭各有定分沒而無聞雖壽何益沒而不朽雖天亦壽
顏淵非不夭也雄詞大篇照映千古讀者莫不敬慕蓋顏
不夭也雄詞大篇照映千古讀者莫不敬慕蓋顏淵非不
行稱賈以文章著所存雖有古蹟者莫不敬慕蓋顏淵非
於後世者未始有異也朝紳天資純篤操履端方德之
所蘊固厚矣乃父貢禹先生嘗爲郡學訓導於理而
長於文朝縉循循雅飭克紹文業父子兄弟自相師友
朝紳積之久資之深發之於述作若金之在銘隨範而
成器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禦嗚呼朝紳之德行文章

兼優而並美若此何患泯滅無聞乎昔歐陽公序其友蘇子美之文曰斯文金玉也其見遺於當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者若吾朝紳之文豈徒金玉云乎哉然其功業未著竄志以沒是乃天之所命非人所爲亦復何憾九原有知必以余言爲然

雲露集

千頃堂書目
慎江文徵

明劉現撰自序聖人之言本諸道者也故六經傳之萬世而無弊下此雖以子雲之多才博識而覆說之譏不免焉然則後世徒廢精神於筆墨賜者無益也此集不可作也以吾之得於心也必慎而弗矜其形於辭也若流而不塞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乎有一言之幾於道亦君子之所不棄也故書以錄之溫州經籍志李象坤菊菴集書劉受發所鑄報國錄後謂雲露集爲編修兄觀與楊文貞士奇金文靖幼孜共哀梓蓋削去舛接之作

蓋已非全彙

觀窩集

千頃堂書目
乾隆府志

永嘉系志

卷二十八 藝文 · 集部

三

明劉觀撰觀字顯叟事跡無攷疑劉編修現昆弟行也

葉攬集

乾隆府志

明曹介撰介字子直洪武中監察御史善詩文亦見瑞

安志

樗菴集

乾隆縣志

明潘綬撰綬字民止洪武歲貢官至檢討

蘇菴集

千頃堂書目蘇綬詩存作蘇開
存稿萬曆府志作梅昌年集

明梅頤撰東甌詩存錄詩二十首蓋曾近堂猶見其書

也

槐陰集

千頃堂書目
慎江文徵

明王毓撰

金原禕序詩者志之所發也故曰詩言志志有不同而辭亦隨之通顯之人其辭侈因厄

之人其辭抑隱逸之人其辭適曠達之人其辭放皆所以據其志也永嘉之俗昔稱鄒魯比染胡元遺習華宗巨族率上氣勢豪俠視行誼文學左甚惟處士王尹成氏拔於流俗讀書學古樂與賢士君子游好楊惟古今人物得失尤善於詩歌不事險澁不求奇巧惟心所適矢口成章而與致高遠可謂隱逸曠達之辭矣即其存稿自題曰槐陰集屬予序予託交於處士稔其行仗義疏財能周人急何慳軒密素以豪傑自命而著作翩翩情瀾湧發又能寫其隱居之樂信爲一世之高士也已槐陰名集王之業其將與魏而俱萌哉處士名毓號樵雲尹成其字也世居永嘉之英橋里王叔果書後先四世祖樵雲翁著詩三百餘篇樂府二十六闕蔚然成家先正章恭毅公校而序之族祖夢竹公刻置家塾歲久散亡過半比族子如珪出示家所藏舊本果喜不自勝隨命兒輩校錄重刻以示子姓夫翁當草昧之節幹盡貽燕日不暇給顧奇興林泉研精翰墨即其感遇紀述不惟想見襟度曠夷志謙軒卓而生平履歷因可概徵後之人誦其詩論其世仁孝之心不油然而生哉槐陰

名集翁託意徵遠樹德發祥開先有自斌斌藝文又其緒餘焉爾矣湯志臺案叔果作家傳稱樵雲翁善詩歌所著有槐陰集蛙鳴鼓吹尚書章恭毅公序之梓蔭家案蛙鳴鼓吹當即叔果書後所云樂府二十六闕之集名也叔果得舊本重刻即附刻槐陰集之後故蛙鳴鼓吹之名不別標目今從之

節菴詩集

萬麻府志

明王宏撰

筠軒詩集

萬麻府志

明王鏞撰鏞時代事蹟並無攷

燕石稿

千頃堂書目萬麻府志燕作蒸

明方祖安撰祖安永樂辛卯舉人任刑科給事中

藏山名世集

千頃堂書目乾隆府志作藏名山詩集誤

明方以正撰

錦舟集

千頃堂書目

明戴時雨撰時雨字伯時號錦舟由舉人任崇仁訓導

陳光言集

千頃堂書目

明陳聳撰聳字光言進士授知縣

遜志集

千頃堂書目

明林補撰

畏庵集十卷

明史藝文志作周旋文集今從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國史經籍志雍正通志並作

二卷乾隆縣志作四十卷成化壬寅劉遜刊本

明周旋撰

樂清章綸序故翰林侍講兼春坊左庶子永嘉周先生旋著文若干卷詩若干卷廷對策

永嘉縣志

卷二十八

藝文

集部

三

命一卷建言時事一卷今大尹安成劉侯遜將編錄成集
 序於乎文豈易言哉又命先生之子府學生纓來求予
 精者所以言志皆所謂載道之器出乎心而本乎道足
 以闡世教之勸懲係風俗之美刺斯為知道之言而垂
 法於天下後世者也易書春秋禮樂之文國風雅頌之
 詩論孟庸學之書莫非聖賢心智神明妙契斯道故發
 而為言皆天經地義經天緯地之文亘萬古而不磨與
 天地四時日月相為悠久以道鳴者也下至屈宋之騷
 賈董之策遷固彪熤之史班左張揚之賦蘇陶謝李杜
 元白歐蘇曾黃虞楊范揭諸公之詩韓柳歐蘇王曾陳
 胡姚袁程馬劉蘇宋方諸公之文及他諸作之顯者不
 能盡舉蓋皆大家名公文章正宗之於天下後世皆寓
 乎道而鳴者譬如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流峙於海內
 為四方千載之望卓卓乎不可及也若夫關閩伊洛周
 程出邵張朱諸君子遠繼魯鄒洙泗之絕統直與孔曾
 思孟性理之學相為表裏以道鳴於天下後世又非漢
 唐諸儒文章之比文豈易言哉天下四方之善為詩文
 者多矣若吾溫郡有王景山周行已劉安節宋之才許
 景衡葉味道章仕堯史伯璿諸先生皆得伊洛之學以

道而鶴諸文戴述張輝張闡陳鵬飛王十朋徐履木待
問薛叔似蔡幼學葉適以至李孝光孔克表黃淮諸先
生皆得學術之醇以詩文而本乎道若今繼黃之後則
周旋先生矣先生字中規自少遊郡庠篤志於學登名
瀾閣甲榜禮部廷對第一益得乎道而發爲文者初授
翰林修撰陞侍講兼左春坊左庶子侍從宮廷出入禁
掖或承詔出使或承恩省祭以及宴會餞送遊觀贈別
皆形之咏歌製爲序記等文悉皆典雅閑談適情遣興
如行雲流水不假雕琢而足以膾炙人口矜式後學蓋
皆出乎道而無愧乎前輩者知道之言也故爲之序成
化壬寅春二月 妥成劉遜序永嘉周先生旋字中規
明書經登正統改元進士第一累官左春坊左庶子博
覽百家銳志史業尤工於詩文詞賦類成四十餘卷辭
理純雅不事浮夸自題曰畏菴集蓋畏菴其別號也景
泰初極言時政多所建明既而以疾卒於官天下人皆
以爵位未隆而所存未盡施於當時惜先生也成化庚
子遜奉命來官得閱是集玩辭探志喜慰實深將欲板
行然以其不出親書未免魚魯之謬而弗敢全錄也聞
因抽其不謬者類爲十卷請少宗伯致政樂清章公序
其首賃工鉞梓以傳於世餘還諸乃子藏之以俟後來

將復有爲之校正而全錄者嗚呼是集先生德言之所
寓也德言既傳於後世則其所存者由此亦庶乎可盡
施矣彼爵位之在天在人者不隆於當時亦奚足爲先
生惜哉僭題於未簡以爲有識者道云後二年癸卯秋
七月丁酉周應期後序先太史畏菴公集原錄四十
卷前令尹安成劉公簡而刻矣汰三存一鄉先生章恭
毅公爲敘其首凡天人之奏對宮陛之獻納親友之贈
貽觀覽之哦咏具在矣應期爲兒時侍先大父嘗口授
贈章秀才詩私心津津竊鄉往焉稍長從家嚴學日課
有暇輒命讀公廷對及時務策沈思三復若有所得
然於他什概未遑也已未之役微公靈幸售南宮奉使
歸省乃始開函拂蠹捧公全集細讀之大率以立誠豫
修詞之本主敬盡聖學之源義憤激發於時危昌言必
中於事款彬彬乎質有其章而非藻繪聲帆爲貴者手
澤儼然陟降不遠矣惟是篇章善泐認鴻乙而多疑鉅
梓弗工辨豕魚而悉舛是用親爲離較授之副墨購良
梓再刻焉凡卷帙序次悉依其舊不能訪求遺佚有所
埤益祇釐葺其斷悞而已嗚呼右軍墨妙用開智永之
書必簡詩工大啟少陵之咏應期謗陋深用慙焉願吾
祖吾父垂訓之盛心尤當引伸於無窮者烏可無述敬

書之未簡以

志不忘耳

過庭集

那維連達觀樓集
華夢樓集集作草

明周順德撰順德號恕菴旋弟博洽能詩

尙志翁稿

千頃堂書目

明葉挺撰

萬山稿

千頃堂書目乾
隆府志稿作集

明謝暹撰暹由舉人官教諭

定菴集

千頃堂書目

明林顥撰顥天順歲貢官教諭

效顰集

千頃堂書目

明王鑿撰鑿舊志作由字秉璠號夢竹官陰陽正術

鑑湖集

萬麻府志

明黃璧撰璧字蘊圭號鑑湖事蹟無攷益文簡從孫也

菊泉稿

萬麻府志

明徐守臣撰守臣由舉人任學正

芝山稿

千頃堂書目

明黃祿撰祿號芝山任學正

松月軒集

乾隆府志

明黃鍾撰

甌濱集

千頃堂書目

明王瓚撰

游江心寺詩一卷

千頃堂書目

明王瓚撰

太師張文忠公集十九卷

萬縣府志作羅山文集今從明刊本四庫全書總目文瑞樓書

目作十八卷誤遂學齋藏明刊本道光辛丑永嘉張氏刊文集六卷本

明張孚敬撰

凡十有一初未嘗重辭章即翰院諸公不

可無辭章而立身行己輔世長民自有本末洪武初罷丞相不設用翰院史館備顧問或爲殿閣學士歲久積資游登三孤入座一切章奏出其擬旨於是閣臣權若真相而相非翰院不得入文非翰院不得謚矣世宗踐祚永嘉張文忠公以留曹郎言大禮稱上意向後言聽計從不數年入閣位首揆官少師三四出入生而尊寵沒而贈卹非諸臣所敢望不佞讀其遺集而知公之謚文有以也周公監二代制禮作樂以致太平郁郁斌斌

永嘉縣志

卷二十八

藝文集部

三

天地之精蘊至是煥發昌熾故號文公去周千餘年而世宗朝自郊上宗廟文祖文考先聖先賢親耕親蠶造士取士大者兵戎祭祀小者冠服品式革今之陋行古之道比迹成周而率自公贊之公之所以爲文也按其集燦然具矣嘗考諡文之義所云經天緯地脩治班制二者惟世宗足以當之公實咸有一德至今言者謂相不宜專用翰院翰院不宜專諡文必以公爲臣鵠焉然諡文諸臣其名雖同實則有差取於勤學好問者一百三十許人敏而好學者四十許人忠信接禮者六人施而中禮者一人若家戶所有耳惟劉文成爲脩治班制王文節徐文貞爲道德博聞最稱優異以公相業與新建僅取勤學好問何也公遺文奏議十九他著作不及十一所專精用力文之大者豈雕蟲小技所可絜較短長哉繼公而興閣臣有江陵與公姓同諡文忠同相少主同銳意任事同公得君誠專爲衆所側目隍阡不安身後七十餘年名乃愈彰其以危身奉上稱忠與江陵又同江陵沒而邁禍諡追奪家見籍近日商北相公始行其遺文爲之序而後進亦有訟言其功者人情薄公論晦較嘉靖時懸殊要之兩文忠易地則皆然也余友周君繼昌分部東甌表章先哲行公全集屬楨序楨三

復之公所爲文其援引討論審諦今古也其是非利害
究徹終始也其數陳委悉辭指顯見也其反覆辨難意
氣勃發也其拘執堅定怨謗不避也非辭章家可同日
語卽謚文之義於公殊覺未盡僉父管中窺豹才見一
斑安能以序爲公重聊致嚮慕感歎之私云爾
溫陵
邱應和序張文忠公當肅皇帝朝以言禮稱上意六年
而首端揆遇合甚奇恩寵甚渥勲猷爛然去今七十餘
載孫太守君始輯其遺文類而錄之初論對錄列宸章
睿藻於前附公條答於後一論一對如相廣載次奏對
錄則自上首疏封事不復列聖諭矣并及其平日應酬
贈送序記諸篇今總爲一書敷奏之文仍前奏對而稍
增補詩與文特始加詳有奉勅撰者有恭和御製者洋
洋纒纒靡不備載概公生平撰著盡在是矣屬不佞敘
之不佞莊誦諭奏二錄諸所以序公備矣或以公爲言
禮驟貴或以爲非盡辭言禮貴或奇其投合之易或稱
其不避是非之難或以公爲能不失常之柄又或著其
相才之高相業之盛令不佞搨管揚言何能有加然諸
序中直侈公當日事耳請言其文絺章繪句繡飾聲悅
者經生之文也黼黻口口口口口口者宰相之文也經
緯天地炳蔚帝王者天子之文也天子之文不與臣下

同宰相之文不與經生同而公之所爲文又不與他相
同凡公所遭逢之事非朝家恒有之事也故公所撰著
之文非文章家恒有之文也自古名卿鴻儒負經綸述
作之才立朝之章疏名山之副藏鉅篇短裁集而成帙
皆謂之文然儒者博極羣書追秦擬漢孕宋苞唐網羅
雖富組織雖工不過勒成一家斷以不朽自命非必盡
闕乎朝廷國家之故子大夫竭忠據愾感時憤事如賈
太傅之策晁太常之論陸宣公之議蘇文忠之策略策
別能於廟謨國是有裨或以條奏或以進呈第出於臣
下一時之意見未必上心之所欲詢其言或用或不
或聽或不聽皆積日夜熟思預擬而成之而後以効之
上非能取奏於咄嗟俄頃間上驟問而下猝應也夫主
臣相歡召見面議上世有之至勤天子之筆札連章累
牘反覆論對御書之嘗聞惟公之身履之亦惟公集中
不名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惟公之身履之亦惟公集中
見之他文章家曾有是公初登用於正德之季時年
已五十矣肅皇帝以茂齡繇藩邸入登寶位繼嗣繼統
之議未定新主尙少舊臣恃恩往往執判定之成禮以
膠父子兄弟之轍主心不能無孤公雖新進宿學老成
能據禮援經以與之衡而關三事大夫之口天子詢之

自是遂復用公爰立之命出於帝賚外不繇廷臣之推
內不緣中涓之口爲中興置相第一盛事故凡上欲有
所爲而未就或有所疑而未決輒下手札非時遣小黃
門齎以問公立索回奏而公援筆隨應如議農蠶議郊
祀日月議禮器樂舞先師廟號之類事無鉅細制無豐
約必俟公商確而後定而公遂發舒其所爲文如此也
仲尼序列古帝王不以文章與虞夏殷周之聖人而歸
之如天之堯盛稱其文爲煥豈他聖人盡皆無文哉君
猶天也君之文乃天之文也堯之文思開天闢地敬授
人時其君咨命其臣陳謨而其大者乃在於禪受揖遜
之交通父子君臣之轉局而不失父子君臣之正局成
黜華之協首開萬古文明之祕故仲尼煥而天之肅皇
帝不以天之文爲文公以肅皇帝之文爲文大位公若禪
受不以世及拘也溫旨藹若都俞不以簾陛隔也國統
以正系統以明治隆而化洽禮備而樂和天地官而百
昌序此文之至也夫惟有王者之興然後有名世之從
能議非常之禮而煥未有之文漢文帝新自代入周終
侯爲相重厚少文問之錢穀刑獄不能置對安知文章
洛陽生通達國體文能應之而年少喜事不中機宜卒
莫能移謙讓不遑之志其言後亦卒驗直至再世而後

行此猶經生之文耳天子嗣統依稀代來好興三代禮樂不與謙讓者媿公通達遠過洛陽而遭時違會勝之功名著於當身文采表於後世真所謂宰相之文哉如其證今歸故揆藻摘辭則文家之贖技耳非所以盡公也萬厯乙卯季春劉康社後序張文忠公舊有論對錄離臺楚楊公選刻之爲奏對稿公詩文稿至多未入梓真勅建貞義書院中曩島夷內訌燬於兵燹矣公孫太守公出入中外苦心楛拾得其餘贖釐爲十一卷附之奏議而公集稱全於是社也受讀卒業歎曰嗚呼大塊之載河嶽太極之載大塊皆氣爲之也切堂消瀚芥舟已膠氣不屬矣故士起靡畝卒受朝寄或授之百室之聚而眩瞽震掉不知所以裁之或遂肩宇宙補天地如其所素習然氣之纖巨異也公東南數千里孤生華顛帖括當大禮議起與公異論者或挾泰山之重以壓公卯公旦夕糜碎耳摧而不折挺而愈伸不自知危也比其結主知當爰立數載之間穹爵極貴屈旃屢之尊講布衣之好時師時友俯在廷之耆宿而据其上不自知崇也清累代腹肢之臺收先朝倒授之柄百廢振百利興令巖廊海宇熙然整然還高皇帝絜法之源敬皇帝雍阜之盛不自知功也位震主功益世而靡卓錫之

士把握之珍足用遺子孫者而不自知高也蓋公魁壘
俊傑之氣浩然獨秉受之天者正矣率其心所謂是理
所謂可奮然孤往不沮不疑而又將之以深識證之以
與學故其措之辭者凡禮樂兵刑國是朝典他人窮年
濡首而不白偏工獨詣而不至者公猝語之旁該之其
洞窾達繁如彊敏家督而諱其家之有無多寡也其應
機合節如人舉其手爲其身而痒搔痛拊所向如意也
乃其詞氣直達精懇腕有餘力舌有餘津尤宋人所稱
玩其語致足折衝萬里者公浩然之氣一吐於此其
推囂羣噉結契一人勦無前之勛爲救時之相者矣竊
嘗謂公之俊往偉傑善斷大事視身貞潔不爲私圖似
寇萊公而其不屑屑於細行避物議亦如之論事之文
精覈詳辯似李伯紀然萊公不學少文不足自表見於
後伯紀文似公矣而所邁非雄主齋其志於千載之下
公之材品兼有兩公其遇合勛伐則十萊公而百伯紀
也公文正大春容視之奏議魯衛之政詩抗勁宏亮得
杜陵之槩骨幹巉然大約偉挺自立不爲諛詞僞體詭
人耳目雖非公之所自見重與後來之所以重公然公
魁偉壘傑之氣不與其身往而與其文留者此其神情
語笑之姿矣或乃謂公前之議叱人主親親之心爲易

合後之功受人主特達之知爲易建是又大謬不然夫
昭聖挾數十年母后之重手絜大實授之六尺之孤佐
之論者又先代蒼蔡之臣盈廷高名之士公能必幼主
之奮然敢行其志乎能無紆意授受之恩而少屈莫解
之念乎能無懷內莫解而稍需壯益明習而後伸其獨
乎卽稍需公之身不已血異論者之吻乎而謂公逆探
其必勝而取其捷得也夫君猶天也和風震霆其來莫
測勛之爲仇爲郭輔之爲夏爲嚴不朝受肺肝夕碎腰
膺哉自非公之率心任理獨往不疑而其無私之氣正
大之詞傾九重之心而使之信而能無言不酬有爲必
效也故公之品爲必不磨之品公之文爲必傳之業噫
當斯時也而有如公之人讀公之書處公之地其猶庶
幾也夫萬曆戊午中秋日孫汝紀奏疏跋先太師奏
疏在日已刻傳布海內矣歲久漶滅屢欲重梓以力緜
未遑也頃巖臺弱水楊公按部東甌乃索全藁手自校
選極其精覈釐爲十卷附以雜文二卷邑侯寧宇莊公
力任剞劂題曰選張文忠公奏對稿其中如郊祀議復
於諭對錄內選出先太師建議後奉答御札諭配享從
祀樂服諸禮刻之在前及孔子祀典議不錄全章僅未
使觀覽耳汝紀載閱諭對錄及未刻稿內有闕國家大

於者增補之仍附先太師遺疏及先大夫緘御札謝卹
典請改葬詳疏於後又文稿跋先太師所撰禮記章
句及諸文稿俱未授梓舊藏於瑤溪勅建貞義書院之
御書樓先大夫弱冠之官尚寶以左右諫臣獲譴權相
左遷一日肅皇帝特問張少師子安在遂得量移太僕
南北驅馳之暇因先以禮記章句付梓諸文稿未及校
刻越嘉靖戊午樓燬於倭稿亦煨燼庚申之歲先大夫
亦棄養宦邸至萬曆癸未汝紀筮仕京師於諸公署碑
記暨諸刻中錄得奉勅謝恩諸撰迨予告侍養歸里命
子姪國瑞輩徧於親族中求索十餘年僅得九十餘篇
蓋先太師生平深於經學故其所論著皆軍國大議宗
社至計足以扶植細常而維挽世道至若藻悅辭華之
文非所屑也故亦不甚存錄然汝紀竊思先世手澤日
就散逸乃不辭櫛采之勤聊備全集云萬曆戊午仲春
朔四庫全書總目是集凡奏疏八卷詩稟四卷續稟
一卷文稟六卷序數以議禮得君故其著述強半皆考
禮之詞不惟議興獻王禮而且議郊祀禮孔廟禮不惟
撰明倫大典而且撰禮記章句自謂有明一主持禮教
之人其間所論未必百無一當然穿鑿附會以遷就時
局者比比然也

溫州經籍志

張文忠集奏議自大禮

藝文

集部

二

諸疏外若救張延齡議大同兵變諸疏皆關涉當時大政足與史傳互證也案是集別有裔孫一慎刊本卽以全集內文稿六卷錄出單刊後附葩經全旨三十章乃以駢儷之文彙括詩經篇名者其真僞益不可攷

張文忠詩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作文忠集明史藝文志作張孚敬詩集雍正通志乾隆縣志並作

羅峯集乾隆府志作羅峯集今從千頃堂書目

明張孚敬撰

按天一閣書目載羅山詩彙三卷不著撰人名氏疑卽此書今張文忠集所編詩彙

較多一卷又有續一卷皆汝紀等所增輯又梁章鉅浪跡續談載羅山全集內羅峯詩存八卷不知何人編本不復分著

羅山全集一百二十卷

梁章鉅浪跡續談

明張孚敬撰

浪跡續談余家有靈峰山巢書目中載羅山全集一百二十卷明永嘉張孚敬撰其

子目列禮記章句八卷周禮注疏十二卷儀禮注疏五卷壁經講章五卷杜律訓解六卷寶繪樓和御製詩四卷

羅峯文存八卷羅峯詩存八卷奏疏八卷諭對錄三十卷五卷貞義書院雜著數十卷及至温州訪之無一存者

杜詩訓解二卷

千頃堂書目詩作律今從本集浪跡續談作六卷

明張孚敬撰

進杜詩訓解疏臣竊謂古詩自三百篇以後其存忠臣愛國之心者惟唐杜甫之詩

而甫之尤精者惟七言律詩臣昔年於書院中嘗因註家多失其意思不自揣畧為訓解近托梓刻以便抄贖茲敢裝潢成冊進或備萬幾之暇垂覽自序杜少陵詩代稱詩史而後三百篇者也註家引證多妄釋意非淺則鑿其本旨遠矣夫少陵為詩句中藏字字中藏意其引用故事翻騰點化故王介甫嘗謂緒密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間奧未易識其妙處斯言信矣愚竊於是詩諷詠涵濡精以審察然後乃見其立言之意雖抑揚發歛變態無常而句句字字自有躍如者在也敢取七言近體以訓解之蓋有不得不為少陵辯者學者肯因而加詳焉則全詩其庶幾乎再議是編元張伯成註誤傳為伯生虞氏夫生於千百載之下而欲得作者之志於千百載之上不亦難哉唯孟軻氏有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愚覺舊釋過贅遂大削之能者觀焉則又不

如盡
削也

寶繪樓和御製詩四卷

浪跡
續談

明張孚敬撰

雪坡集

半山
藏臺

明葉幼學撰明史選舉志嘉靖中永嘉儒士葉幼學以

薦授翰林院待詔

王叔果序雪坡葉先生博學好古隱居授徒用薦辟起家爲翰林院待詔

以纂修功晉侍書尋引年乞歸其遭遇誠奇矣余與先生同里開髫年聞先生名私心嚮慕之顧未獲據几杖聆警效也頃就先生季子思舜得先生所著雪堂訓義及詩文存稿讀之則憬然興思曰先生所造詣所蘊負恢奇有若茲者其遭遇豈偶然哉蓋先生邃於經學旁通百家究極精微而歸於實際故其發爲詩文力追作者如布帛菽粟咀之有味服之無斃賤物理而關世風鼓其大者論之見弼贊之猷焉見出處之經焉見交際

之恪焉見規儻之切焉見經濟之畧焉見素履之貞焉
文與道俱學由心得非徒藻繪爲工勲業爲富漫焉隨
世而誇詡者矣宰薦明經制稱博雅曠遭稽古之榮不
負求志之學庶幾古君子之流亞歟余三復遺編重有
感於先生始終之際而欲致夫名實之
核漫綴鄙言庶幾後世有知子雲者

九斗山人集

千頃堂
書目

明葉聰撰

兩京挹勝彙

既乘補乾隆府
志無兩京二字

明葉聰撰

日鈔彙

既乘
補

明葉聰撰

文江集

千頃堂
書目

明王激撰門人吉水羅洪先編

項喬書後文江集者喬同年羅達夫集予師王

子揚先生令文江時所作也先生舉業足以早發甲科而晚方登第詞章足以晉儲翰苑而出令外邑其才行足以穩步天衢而其時爲舅氏張羅山在內閣且先生體貌端莊似負氣岸又疾惡過嚴不相加厚者類以其入銓曹陟祭酒似藉羅翁得之者喬不暇別論姑以其令文江徵之斯集者槩觀之其爲政能鈿強擊暴而吏畏民懷能朝劇理繁而風清弊絕能篤好古道而不妨時務能脩舉廢墜而不蠹民財能不避嫌疑而無玷名節能不急科督而不緩國征能不逞聲色而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說三歲之閒率多鳴琴談道以度白日故其漫興巧思所至逸發不覺其文之成集者如此閒讀一二詩詞清飄雅逸似絕無纖毫煙火塵埃之氣想之若仙風道骨者嗚呼此其人豈可使久在人下者哉桂見山閣老識其賢薦而進之而羅翁素知所畏敬亦樂與相親及其入朝於羅翁商推國事言不易發發必中機宜而多有調和夾正之力人不之知先生亦不以示人也喬與羅翁猶子今令東鄉張純者俱從先生游獨知先生有益於羅山而功名才行一時或反爲羅山勢位

所蔽蓋是則可慨耳然先生素有希聖之志又得與陽
明高弟徐公曰仁朱公守忠蔡公希顏高公汝白應公
邦升及與王定齋許杞山諸公素相友善切磨宜其
諸中而彪諸外自有不可掩之實也先生同年東沙張
公惟靜極見器重於先生先生逝且久而東沙歷顯仕
常寄聲其子太學生王叔懋盡取先生諸作欲梓之以
傳而屢索不獲喬過文江恐此集亦或易於埋沒也因
取其板至廣東欲載之以歸時掌吉水縣節推劉先生
脩己亦珍重人物而雅好詩文者謂先生遺愛在人者
日深不若留之使吏民永見甘棠也因刷百餘本而還
之姑書此於卷末以見先生文之有本也如此若文之
品格與觀文而有得與否則達夫兄已道之矣予豈能
復贊一辭哉達夫乃先生場屋所取士亦足以見先生
具目云溫州經籍志是集蓋祭酒令吉水時所作其
書未見傳本今鶴山集所存文在吉水作者居其半詩
雖多不著年月然可攷者亦十餘首蓋其子叔懋編錄
時此冊已全收入矣

鶴山詩文二卷

千頃堂書目東甌詩存作鶴山集永
嘉王氏家藏鈔本遜學齋藏傳鈔本

明王激撰也鶴州張時徹序鶴山先生者永嘉王子揚氏騁驚藝林傲睨宇內學士先生已心下之矣正德丁卯發解有司已乃五絀春官衆咸異之嘉靖癸未始舉進士諸閣部元僚以至俊髦新進咸動色相慶曰王生其遇乎時余甫弱冠未有聞也一日公騎馬過之曰子知所以來乎激平生無汎交若殷近夫朱守忠許台仲高汝白應邦升則所嘗與出肺腑者也自餘蓋指不多屈矣今衆中望見吾子非碌碌者特來定交耳余遂謝不敢當自是數相過從翼所未至而恤其私卽雷陳不啻也而公乃出令吉水謂余曰余仕且有祿而子有窶困奈何則爲貸金於潘亨甫氏以佐炊賃又盡捐衣服器用畀之曰爲不足君所非以相溷也已余守南禮曹數以尺牘相勞苦且曰潘金已償可無念也乃公以治行高等擢天官郎欲引與俱北余固謝非願轉復推轂爲江西提學副使余恃盛年勁氣銳於舉職頗多所批紉遂以爲妬者所中皇恐待罪公曰無傷也奏黃鐘者無緩節駢千里者無安行亦行子之志而已已余驟而復奮期以不負知己而公遂不祿矣嗚呼罕生逝而國子悲鐘期死而牙絃絕余復何心能不悲乎昔宣尼疾無

稱於世世穆叔談三立爲不朽公之偉義曠度旣不得
長生箕世而玄言懿撰猶往往流於人間輯而傳之非
吾後死者之責哉不然又何稱乎石交也乃茲得遺稿
於令子叔懋披誦久之蓋存者半而佚者半夫公方爲
白衣而所與游者非尊貴人則海內名流也此其風流
豈易哉暨其解褐涉塵處要豈其不宜而謂有因緣於
寵戚其然乎觀公詩文以萬物爲芻狗以生死爲幻化
以富貴爲牢籠以山林爲樂園彼岸先登緇塵不染視
彼姍姍名利據腐鼠以嚇鳳工舐痔而多車者何如哉
公嘗自言曰鶴山之勝煙霞在戶松栝流蔭於尊前鶯
燕弄聲於几上繁花雜卉四時不歇游斯息斯可以忘
老每下第歸則倒橐中金買鶴揚州以歸蒼頭報至乃
翁未之見也輒曰吾兒又載鶴來乎故自號白鶴山人
因題其集曰王鶴山集云詩凡若干篇文若干篇要之
體物陳方紆旨通意非刻腎賺腸與騷墨長雄者比也
覽者當自得之公由選部郎轉右通政終國子祭酒

瑞峯集

千頃堂書目乾隆
縣志題葉適誤

明葉式撰

温州經籍志國史經籍志有葉石瑞
峯稿一卷石式音近疑卽瑞峯集也

甌東私錄十卷

瑞安項氏藏明刊本
遜學齋鈔本

明項喬撰自叙夫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固學者不能見其或減換字樣棘口聱牙使人不能句或談天雕龍弄花說鳥於義理無所當或千篇一律惟依樣而畫葫蘆或一篇一套惟專事輪轅之飾則又不敢以爲是也書曰詩言志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故凡有撰述惟求達而必錄之則以內有一二得意處亦或可訓兒曹焉耳初在漳南上杭已刻過半今續刻於五羊官署篇章多寡不倫卷帙先後互異如雜著一篇則尤敝帚而千金者總其目三百六十三條難以釘成一卷卽欲以類相從分爲上下則舊刻業已成矣故不得不分爲內外篇其外篇附之八卷家訓之後以八卷篇數頗少與諸卷不同乃附之非以其中事理真有內外之別也且所著旋悟旋書原無倫次甚不當予心若類附而改梓之則在兒曹而已初刻窗友張滄江純校正於蘇常聯疑之時續刻校正於張君天敘傳君陽明林君章三教論而張君天敘規正處良多不直魚魯豕亥之更定而已此

皆不可以不書者因并記其原於錄後云嘉靖辛亥秋
七月南海王衷序恒言不出戶而知天下者非載籍
奚以哉蓋道以經明事由史著于書昌而道始析釋官
變而事交疑是故太玄假易以成體中說準經以遣辭
於道弗尊而未叶也然時好蓋淺而僭譏深矣後世乃
有援佛以貶儒者詎不出於疊屋下耶左氏國語司馬
傳志固世史之良也而浮夸謗略之嫻已不啻唐宋諸
賢之吻魏蜀二史亦一代之成書而孰穆孰誇復不能
遁乎千載嘖嘖之煩嗣是叢談漫語願欲擅瑜瑕於曲
筆誣斯人而誤後世豈不深可慨耶故曰立言而朽君
子不由也予晚得甌東先生所著私錄者肆閱其全而
感焉固以贊其遠於學練於才精於藏而貫於理矣夫
錄卷凡十而羣裁悉焉文之昭立闡祕廣博而典則以
協著述之規者宗乎經也文之經緯史窮辭極辨而
不詭於聖人以求性理之流者原乎道也文之瑋麗而
流暢以播韻語之芳者薄乎雅也建白文告宣上達下
植良而芟姦以統治理之廣者綜乎政也夫聖之謂作
明之謂述錄具見焉先生蓋由署而郡而藩而臬由兩
畿而閩而廣而徧於湖湘數歷且十餘年中遺左次再
阡危構色不儻志彌厲而業愈工介石之節其可擬耶

夫文章乃匡濟之器，藩臬爲鼎鉉之階，而德義則極人倫之表也。其運樞開泰，樹鴻伐於海宇，卽吾人不爲徒學爾嘉靖辛亥臘月，溫州經籍志。甌東私錄初刻本十卷第一卷至三卷爲詩文，第四卷至八卷爲雜著。筆記第九卷十卷爲歷官公牘，蓋甌東爲福建按察僉事，又於廣州補刻成十卷，乃彙爲此本。後又別刻私錄六卷於南雄，則專編講學之語。其詩文別爲文錄，公牘別爲政錄，今惟私錄六卷尙有流傳。文錄政錄則並未見。

甌東文錄

千頃堂書目

明項喬撰

樗散稿

千頃堂書目東
醫詩存稿作集

明王潮撰

元峯集

千頃堂書目

明林謙撰謙正德歲貢官府經歷千頃堂書目誤作陳謙